

39.19

文	巴
史	音
资	郭
料	楞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4. 3/10

巴音郭楞文史資料

第三輯

(內部參考)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員會

一九八七年九月

目 录

- 王震同志与农二师……………王野苹、汪 忠(1)
- 将军教导我们艰苦奋斗……………马 毅(9)
- 陶峙岳司令员来到塔里木……………靳文献(11)
- 踏遍青山人未老
——张仲瀚同志考察阿尔金山纪实…何汉生、周海鸣(13)
- 艰苦奋斗话当年……………薛光荣、王行之(19)
- 丝路新貌
——开发塔里木纪实……………褚惠宇、张显荣(28)
- 西征纪历……………张峻德(37)
- 老店、陡沟反击战……………宋光弼(71)
- “白营”起义……………康秉仁(78)
- 旧土尔扈特南路盟的教育概况……………和静 布 娃(90)
- 解放前的乌什塔拉小学……………和硕 马忠义、刘金山(100)
- 轮台史话……………轮台 苏浩发(104)
- 清代至民国时期的焉耆城……………焉耆 齐高明(125)
- 库尔勒的建置及民国年间的官员……………郭承华(129)
- 官明·姜巴曲日本生平……………(135)
- 鞠躬尽瘁的老人
——穆买努斯·伊沙阿吉……若羌 薛仁元、李双成(137)

盛世才时期的焉耆专员绝凤楼.....	丁民生 (142)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简介.....	宋炳轩、许春来 (145)
后记.....	(151)

王震同志与农二师

王野苹 汪忠

我们农二师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六师，在王震将军的亲自关怀下，它经历了从创建、发展到壮大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

四十年前的2月23日，这支由渤海地区的惠民、宁津、商河三县翻身农民组成的武装诞生了。这就是渤海军区教导旅。该旅300多名骨干，大都是王震将军从359旅逃派的，在庆云经过8个月的训练，于同年10月在河北武安归属西北野战军二纵的建制，编为西野二纵独立第六旅。从此，这支部队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飞越太行，强渡黄河，运安战役，初露锋芒，黄龙宜川，屡建奇功；奔袭东西马村，使敌军全军覆灭；扼守荔镇，苦战为西野开路；而后，挥师关中，活捉孙铁英；挺进西宁，翻越祁连山。1950年3月，全师凯歌西进，抵达焉耆。指战员们征尘未洗，即怀着一片丹心，揭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的序幕。

3月11日，王震将军到达焉耆。当时，焉耆的驻军包括起义部队共计二万多人，仓库存粮只能供部队13天食用。从关内的酒泉、张掖或从南疆的阿克苏等地运粮，运距遥远，路况极糟，供应时断时续，部队生活十分艰苦。将军得悉这一情况，即于次日，经过铁门关，到达库尔勒十八团驻地。将军对于该团长、团焕生政委说：“我们的战士是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是革命的宝贝。谁要是把他们饿坏一个，我是不能轻饶他的！轮台是余粮区，可以从那里借粮嘛。自然，你们要协同地方政府，做好群

众的思想工作，不能强买强借，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搞好军民关系。只要度过暂时的粮荒，秋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将军的语气缓和下来了。神色仍然是严峻的。接着将军再一次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屯垦戍边”的英明决策，高瞻远瞩地阐述了开辟新垦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努力安定边疆，才能使我党我军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的道理，使在场的同志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3月13日，王震将军在于侠、阳焕生和黄云卿等同志的陪同下，乘车向库尔楚以南的荒原进发，到达杨塔苦斗克地区。这片亘古荒原，渺无人迹，星罗棋布的红柳沙包，掩映着一片又一片布满稀疏芦苇的沃土，莽莽苍苍，一望无际。吉普车不能行驶了，将军一行，就下车徒步向荒原纵深走去。约莫过了两个多小时，面前突然展现出一片平坦土地，方圆十五六万亩。将军的两道剑眉上闪耀着兴奋和喜悦。他说：“多大的一个地盘呀，比南泥湾好多了，建它几个农场足够用的。”说着，象个质朴的老农一样捧起一捧土，久久地打量着，又用舌头尝尝说：“还够咸的，这土壤得认真改良。”于侠同志说：“只要把水引进来，长庄稼是不成问题的。”

归途中，将军一行遇到了一群黄羊，黄云卿参谋长接过警卫员的枪，一出手就撂倒了一只。当警卫员把黄羊拖到将军跟前时，将军抚摩着黄羊角说：“初次见面就这样对待你，太不客气了。”

当晚回到大墩子，住在一所经文学学校里，吃过了维吾尔族妇女做的黄羊肉拉面，将军就同于侠、阳焕生等同志围着一盏油灯，展开了军用地图。黄云卿参谋长介绍了这一带的水利资源，提出延伸和扩大上户渠引水灌溉的主张。将军沉思了片刻，断然否定了这个建议。他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开发新的垦区，只做到不与民争地、不与民争水是不够的，还要时刻想着为各族人民做好事。”说着，拿起红色铅笔，在艾乃尔至库尔楚之间，

划了一道粗粗的红线，确定了引水干渠的位置，为开发乌瓦地区，勾划出了蓝图。

后来，师团领导根据将军的部署，由水利工程师李希贤率队丈量设计，核计垦区和上户、大墩子一带的总用水量，确定渠道的规模，并给这条渠立名为建新渠。还按照将军的指示由十八团党委责成驻守轮台南草湖的二营营长贾清明，向有余粮的群众和大地主、大阿訇两次借购粮食1800担（一担135公斤）。除满足十八团的需要外，还接济了焉耆的部队，缓解了缺粮的燃眉之急。

同年10月17日，王震将军视察焉耆南大渠十七团施工现场。这南、北大渠，后命名为解放一、二渠，是将军让新疆省水利局设计，由六师、二十七师分别施工的。南大渠从开都河引水，灌溉开都河南岸的土地，尾水输入孔雀河，增加孔雀河流量，为库尔勒、尉犁境内的军民提供充足的农业用水。当时，将军对负责施工的水利工程人员说：“大渠两边要栽上柳树、果树，水、田、林、路要结合起来统一规划，使全部工程一次完成。”

同日下午，将军又赶到建新渠的工地，跳下车就同战士们一起挖土挑土，搬运石方，了解施工情况，然后，向战士们做了形势报告。将军说：“同志们刚收完庄稼，又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精神，投入挖渠，工作是很艰苦的。将来水渠修成了，把一块块的土地连成儿百亩的大条田，就好使用拖拉机。一架‘铁牛’开动起来，可顶百十来人。今后把渠道挖通了，明年引水种上地，同志们就可动手砌一幢一幢的新房子，不再住‘地窝子’了。这些房子要上有顶棚，下有地板，窗子上安起玻璃。将来铁门关的水电站修起来，要安装电灯。一排人睡一间大炕的营房要不得，要隔成一间间小房子，好让同志们接来妻子建立小家庭。一两万人住在这里，就是个小城镇，将来就会成为一个新兴城市。”

当时，我们做宣传鼓动工作的，都只讲革命、牺牲、共产主义，没有谁敢讲个人福利。将军最了解战士的心，他的每句话都

深深铭刻在战士的心坎里，大家都陶醉在将军描绘的美好境界里。以致话讲完了，还呆呆地立在那里，竟忘记了鼓掌。在回归的路上，将军语重心长地对师团领导们说：“战士是最可宝贵的，谁要是进了大城市，住上洋房子，不关心战士的生活，那就是罪过！”

10月下旬，王震将军第三次到六师视察，又一次了解建新渠施工情况。柳条团长汇报说：渠道要通过老乡的一个果园，政府多次动员老乡搬家，给他修建新房，换给最好的土地。但老乡总是说，他的果树栽下已四、五年，今年就要收桃子、杏子，全家依靠它过活呢，不给果园，坚决不搬。将军听了说：“部队的生产建设，绝对不能侵犯群众的利益，一定要尊重老乡的意见。”当即指示工程指挥部，修改渠位设计，从老乡的果园旁绕道通过。这件事，使当地群众深受感动。

1951年5月15日，总长35.2公里的建新渠胜利完工了。这是驻疆部队建成的第一条大渠，王震将军邀请中央水利水电专家王光仵、水泥专家陆宗贤、连同省水利局长王鹤亭，专程赶到库尔勒参加放水典礼。焉耆军分区所属各部的营以上干部参加了盛会，焉耆、库尔勒的各族群众7000多人，牵羊担酒，前来慰劳。将军跳进渠里剪彩放水，在一片欢呼声中，将军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条渠的建成是库尔勒地区人民和军队的的光荣，我代表分局党委和军区党委正式给渠道命名为十八团渠。”将军号召当地军民“要团结起来，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把库尔勒、焉耆建设成富裕的农庄果园，建设成有电力机械设备的工业城市。我们要实现电气化，在铁门关建设水力发电站，还要开发塔里木下游垦区。我们要把山上的石头，江河湖泊的水利资源，都变成人民的物质财富。”

大渠的建成，灌溉着沿线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等三个团场和恰尔巴克、上户两个乡的30万亩土地，现在这个灌区已成为巴州和我师重要的粮棉香梨基地。

当日下午，在陈实同志的陪同下，将军一行在铁门关山神庙住下来，一连三日，沿着河岸详细考察山形地势，初步确定了铁门关水电站的位置。1952年将军从上海聘请金山工程师团，勘察设计。直至1959年4月，自治区水利厅长兼兵团副参谋长陈实又全力主持电站的设计施工，在此期间工程曾三上三下，1966年底竣工投产，现在年发电2亿度，使东到马兰，西到双峰镇，南到尉犁，北至奎先大坂的辽阔地域，大放光明，对发展巴州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及改善人民群众的福利事业起了促进作用。

1951年8月27日，在六师党委扩大会议上，王震将军发表了目前形势和六师任务的长篇讲话。将军在充分肯定了全师生产建设的成绩之后，说：“现在的全疆，你们六师的生产建设任务最繁重，条件也最艰苦，同志们要安下心，集中力量，打好这一仗。新老知识分子是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留给我们的遗产，要很好地领导、培养、使用，要尊重别人的知识。过去我指挥你们打仗，你们是相信的；今天我指挥你们生产，我都是自己作了研究，又请教了科学家的。科学是经验的总结，我们必须相信。不要一张嘴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二万五千里长征’当然也要相信我们自己，同时提高警惕。”当讲到发展生产时，将军一再强调“要充分利用机械，把机械化试验农场先搞起来，各团都要建立一个拖拉机队，利用汽三团的汽车保养厂作为拖拉机保养机构。要很好训练机务人员，准备后年种20万亩地。”将军严肃地批评了有些单位只顾修渠，忽视种地的倾向说：“你们修了十八团渠，如果不抓紧修南大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修渠要兼顾生产，你们十六团、十七团只顾了修渠，地没有种好。你们文化低、技术差，别人一亩800斤，你们争取搞到400斤，不要老是‘自给，自给’，不能一个人生产只供一个人吃，要交粮，交农业税，要有国家观念，要给农民起示范作用。”师党委根据将军的指示，于1952年，建起了师直机械化试验农场，举办了拖拉机人员训练班，为各团机耕队培训骨干，并扩大农业试验规模，对

焉耆垦区的气候、土壤、作物品种及栽培技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1952年5月17日，师党委乘将军来师的时机，决定在第二天组织拖拉机操作大演习，让焉耆军民看看拖拉机的威力，责成师技术队长宋光弼和赵东林、唐林清、范浩等12位同志负责准备工作。

第二天，焉耆东门外的摆荒地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群，疏密不等的人流仍不断从四面八方拥来。任何一个巴扎、节日、赛马会都没有这样热闹过。8时左右，3台拖拉机开来了，人群立即沸腾了，拖拉机的突突的排气声，响彻了焉耆城郊上空，隆隆的马达转动声，盖住了人们的欢呼。将军矫健地跳上一台“阿特兹”，细心地观察驾驶员的每一个动作，不大工夫，就亲自抓过操纵杆驾驶起来。大地在震动，黑油油的土壤从犁底翻过来，绕场两周后，将军刹住了车，站在链轨上扬扬手高声说：“同志们，过去我们用这双手，拿着枪杆，赶走了帝国主义，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今天我们还要用这双手，开动拖拉机，和各族人民一道，征服天山南北的荒原戈壁，把边疆建设成美丽的花园……”

这坚定的声音、手势，在场的老兵们多么熟悉啊！在那战火纷飞的日子，过湘江伏击薛岳的时候，八面山突围北上的时候，永丰镇血战的时候，不正是这声音，这手势，给了当时的老兵们无穷的力量么？正是这一天，掀开了我师生产由砍土钐、二牛抬杠向机械化过渡的新的—页。

1952年11月16日，将军在疆任职期间，最后一次到我师视察。在于侠师长的陪同下，将军到达了正在施工的师直加工厂（今湖光毛巾厂）的工地，现场参观之后，对施工部队说：“你们要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勤俭节约，一个钱当两个钱用，要坚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原则，把加工厂建设好。”

施工部队遵照将军的教导，发扬南泥湾艰苦奋斗精神，在物

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精打细算，力求少花钱，多办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一座有分级设备的、在当时比较先进的加工厂，于1953年8月建成投产，解决了焉耆军民的粮食加工问题。

这以后，将军离疆到中央任职了。大家朝也盼、晚也盼，热切期待有机会再看到将军的丰姿，聆听将军的教诲。1960年8月中旬的一天，王震部长终于到我师来了。喜讯传来，全师振奋。尽管将军的职位变了，老兵们依然称呼“司令员”。将军在刘克明师长和李希贤工程师的陪同下，实地视察了农六团（前身是十八团现为二十九团）土壤改良情况，将军拍着南下时在八面山中共同度过艰苦岁月的老兵贾清明的肩头说：“你可别只学穆桂英耍大刀，要学点科学。”将军又让李工程师搜集中外改土资料，帮助六团探索改良土壤的途径和方法。这以后，农六团即现二十九团党委，建立土壤改良试验站，通过多年的实践，根据“盐随水来、盐随水去”的盐碱活动规律，创造性地制定了改建条田，平整土地，种稻洗盐、水旱轮作和建扬水站等一整套综合治理盐碱地的措施，把乌瓦滩变成棉稻持续丰收的“金银滩”。

离开六团，刘克明师长陪同将军到达农一师。那时农一师的稻棉产量均超过二师。我师在“大跃进”时期新开发的塔里木河下游垦区，建场时追求低投资、高效率，未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又缺乏经营那类荒漠的经验，造成了严重后遗症，农业生产，广种薄收。小麦平均亩产38.9公斤，皮棉亩产8.74公斤，生产水平极低。将军问刘师长看了一师的生产情况，有何感想，刘师长领会了将军问话的用意，拍拍胸膛下了保证：“司令员放心，我们二师的位置在塔里木河下游，但我们有决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过几年请司令员来验收。”将军听了，哈哈地大笑起来说：“看不出来，你还真个今非昔比啊！我等着你们师的好消息。”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26个年头过去了。全师职工没有辜负将军的期望，在原有基础上，艰苦奋斗，惨淡经营，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生产面貌，日新月异，现已建立起以农业为主的农工商综合经营的社会主义企业，全师种地83万多亩，养畜23万头，以棉纺、造纸、制糖、煤炭、水泥和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已具有相当的商品生产规模，社会生产总值达到了4亿元以上，利润1400多万元，粮、棉、油、肉自给有余，生产建设形势一年超过一年。可是当年向将军作过保证的刘克明同志，在十年动乱期间，惨遭迫害，含恨九泉，当年的子弟兵，不少已相继离休或谢世，我们健在的同志，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高潮时期，更感到肩头责任重大。我们多么期望再次聆听将军的教诲啊！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让南泥湾的精神永放光芒！

将军教导我们艰苦奋斗

马毅

五十年代初期，焉耆、库尔勒一带的农副产品加工，都是在手工作坊里用简陋古老的工具进行的，主要的动力大都由小毛驴来承担，有时面粉供应不上，部队就吃盐水煮麦子，生活极其艰苦。

1952年10月，步兵第六师的党委决定将全部劳改员调拨第十七团，又从“老虎队”和“散兵游勇”收容队中选拔一些技术工，由我负责修建加工厂的任務。剩余的人员编为伐木队，由曹金鹏带领着进霍拉山伐木。

12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正在南大渠西岸的加工厂工地施工，王震将军在于侠师长、阳焕生政委的陪同下，分乘两辆美式吉普，到工地视察。那时全队正集中力量修建轧花车间，工人正用拖板向砌体高处甩砖，尽管寒风料峭，紧张的劳动使大家个个大汗淋漓。我们见将军谈笑着走近了，便停下来等候将军一行视察。将军走到施工班长小张跟前，问道：“小同志，多大了？”“十七，”小张不无拘谨地答道。“几时参军的？”“十四。”将军怜惜地抚着他的脑袋说：“好好干，过些时候送你去上学。”说着，便从小张手里接过拖板，甩起砖来。

甩砖有个要领，要掌握准力度。砖头送出拖板，要平稳地达到需要的高程，当它将要落还未落下时，上面的人一伸手便接住了。只要配合默契，干起来显得轻松自如。但如果用力不足就达不到高程，用力过猛，往往会撞伤接砖人的手指。将军开始的四五下，甩得还算得心应手，只是有一次偏离了中心，砖头落

在地上摔断了。将军弯腰拾起断砖，在手里掂量着，眉宇间隐隐露出几分惋惜。一位统率十多万大军，驰骋疆场几十年的将军，对一块砖头，竟是如此爱惜，真使我们感到迷惘。将军却高高地擎着断砖，向大家说：“同志们，我们可不能小看一砖一瓦的作用啊？我们国家还很穷，建设边疆靠什么？靠自力更生，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我们要把一个钱当两个钱用，勤俭节约，尽快把加工厂建设好。”当将军了解到我们每天劳动十五六个小时，很少吃到蔬菜肉食，有时只能从跌水上捞点小鱼改善生活时，将军的脸沉下来了。他说：“这里有水，有地，不能种点蔬菜、粮食，养点猪、羊吗？改善生活，要靠自己动手！”

临离开时，将军问我们还有什么困难，我说，“搞这样大的工程，我们的技术力量太薄弱了。”将军说：“干着学吗！过去你们打过仗吗？没有，还不是从打仗里学会打仗的嘛。”

将军走了，他的话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和力量，在当时“三材”奇缺的情况下，我们自力更生，克服了种种困难，加快施工进度。我们组织力量，打芨芨草、采石方、运煤、运木料、烧砖、烧石灰和制作代水泥，天蒙蒙亮，干部工人就出发割100公斤芨芨草，送到砖厂，回程中再背50块砖到工地。原计划利用南大渠的跌水搞水利发电，但最大落差不到3米，在将军的关注下，调来了100匹马力的柴油机和60千瓦的发电机，才解决了动力问题。各施工点的生活也渐渐的好起来了。经过十个多月的奋战，一座有磨谷、碾米、磨面、弹花、轧花、榨油等设备的综合加工厂，于次年10月竣工投产了。从此焉耆、库尔勒地区，结束了单纯依靠人力、畜力进行农产品加工的历史。

时隔30多年，经过多少风风雨雨，将军的教诲，历岁月而常新。这使我们认识到：艰苦奋斗是革命的传家宝，我国一部辉煌的革命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史。艰苦奋斗的核心是“奋斗”，如果忘记这一点，把它同懒汉思想与无所作为联系起来，那就什么也干不成了！

陶峙岳司令员来到塔里木

新文献

我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陶老在病房输氧的情景，心情很是沉重。后来，我们从长沙来的同志口中得悉陶老的病体已经康复。欣喜之余，不禁遥望南天，默默为陶老祝福。陶老在六十年代初期视察塔里木二场的情景，蓦地涌上心头。

塔里木二场（今三十五团）座落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东北缘。在百年以前，那里是一片毛蜡（蒲草）湖。后来孔雀河改道北移，湖水干涸，渐渐露出湖底的草泥炭层来。泥炭层的厚度约三十公分至一米不等，那是多么肥美的土地啊！正象俄罗斯作家契诃夫说的那样，种下一根辐条，简直可以长出一辆大车来。但一当我们经营这样的土地时，却碰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1958年开春，我们给条田灌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只见水进地不见地皮湿，折腾了一阵子勉强播种了二万二千多亩，收获面积只有68%，平均亩产36.8公斤。尤其那些泥炭层较厚的土地，大部分因干旱没有收成。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当年冬天来了个破冰灌溉，“长流水不断线”，心想这下子你该喝饱了吧！那知用水过量，播下去的是小麦，长出来的却是芦苇。一个个条田变成了沼泽地、芦花荡，亩产22.6公斤，比58年还降低了62%。工人干活没劲头，干部愁得抬不起头。

1961年一个夏天的中午，农场大路上扬起朵朵烟尘，一辆黑色的小轿车飞驰而来。车上下来一个头发斑白，精神矍铄的老人。啊！原来是陶峙岳司令员来我场检查工作。我们场的几个领

导陪同陶峙岳司令员看了我们的芦花荡。面对当前的情景，陶老一言不发，微微地皱了皱眉头，而我们自己的心情却感到格外的沉重和内疚。翻过一道沙梁，陶老看到一位老工人正在光着膀子挖红柳，突然停下脚步问道：

“你们的燃料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塔里木附近没有煤田，”我回答说：“到库尔勒拉运，既无车辆，成本又高，只好……”

“你们听说过这里的楼兰国吧！”

“……”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提问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

“它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一度还很强盛，就是因为不懂得保护植被，不懂得生态平衡，被沙漠吞没了。别小看这红柳，它可以防风固沙，是这条绿色走廊的卫士啊！”

回到场部，陶老向全体干部讲述了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意义和应采取的主要措施。他的话通俗、具体、入情入理，逻辑严密，象磁石一样把我们一个个都吸引住了。末了，陶老在小黑板上写了四句话：

注意科学用水，

挖渠清淤排水，

防止渠道渗水，

植树造林排水。

陶老的四句话，句句都落在一个“水”字上，正指出了我们农场经营管理不善的症结，保护荒漠植被的一番话，也显示了陶老的高瞻远瞩，富于科学的预见性。他的敏锐的观察力和平易近人的风度，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以后，塔里木垦区各团场，按照兵团党委和陶老的嘱咐，大搞以农田水利为中心的基本建设，挖通了全场220公里的总干排，铺设塑料薄膜防渗渠道482公里，大部分条田都进行了改建，垦区植树造林46450亩，大部分天然胡杨林得到了抚育管理。在去年的大灾之年，这个垦区的卅一团水稻棉花单产都在全师夺魁。抚今追昔，想起陶老的精神风貌，又增加了对老司令员的怀念之情。

（王明德、李志远整理）

踏遍青山人未老

——张仲瀚同志考察阿尔金山纪实

河汉生

周海鸣

1964年4月，正当库尔勒“梨花如雪带香飘”的季节，中央农垦部副部长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率领杨贯之、张存仁、史东林、王丙秋等同志到二师来了。副部长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考察阿尔金山的矿产资源和勘定新疆通往青海、甘肃的新公路线，并打算把米兰地方国营农场划归农二师，为开发阿尔金山建立生产基地和物资中转站。经过一天的紧张准备，4月3日，张仲瀚同志一行35人，在谢高忠师长、张峻德副师长的陪同下，沿着“丝绸之路”中道，向阿尔金山进发。

车过尉犁，风清日和，过了群克，路渐渐不好走了。高低不平的路面上，盖着厚厚的一层浮土，车辆驶过，腾起团团烟雾，远山、近林、田野、村镇都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尘海茫茫，征途漫漫，在汽车引擎单调的嗡嗡声里，有关张仲瀚同志半生事迹的片断，在我们的脑海里，渐渐地联成一线了。

在六师指战员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他身上，创业者的开拓精神，无产阶级革命者恢宏气度与诙谐风趣的谈吐，奇特地融合在一起。他二十来岁就活跃在冀中平原上当上了民军司令。后来奇迹般地搞起了两千多人的津南抗日自卫军，与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周旋。“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调动胡宗南的三十万大军，围攻陕甘宁边区，他奉命与曾涤、熊晃、贺盛桂一起，组建